

刘祖国  
著

# 魏晋南北朝道教 文献词汇研究

山东大学出版社

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16CZWJ34)成果

# 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 词汇研究

刘祖国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词汇研究/刘祖国著. —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7-5607-6083-4

I. ①魏… II. ①刘… III. ①道教—文献—古汉语—  
词汇—研究—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B958②H1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33864 号

责任编辑:秦大忠  
封面设计:牛 钧

---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2 号

电 话:市场部 0531-88363008

经 销: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泰安金彩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23.5 印张 421 千字

版 次: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 序 一

2009年8月,祖国作为师资博士后由我作联系导师,讨论博士后的研究课题,我提出题目一要有研究基础,二要有发展空间。不几天他报来《东晋南北朝古道经词汇研究》,理由是在读硕士、博士的时候就有研究这个题目的考虑,并且积累了一定语料,我同意了。由于汉语文献的多样性和汉语词汇的丰富性,汉语词汇史研究有多种切入点,有多种开创性研究。2011年8月,《东晋南北朝古道经词汇研究》作为博士后出站报告,得到了与会专家的肯定。从2009年算起,到现在9年了,经过研究修订的《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词汇研究》,有了新的进步,体系性更加完善,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开创性的关于道教文献词汇的共时研究专著了。

道教是我国本土产生的最大教派,产生于东汉晚期,有近1900年的历史了,但其根基扎在我国有史以来的文化里,尤其扎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文化里。我国传统文化有三大主体:儒、释、道。道教虽然排号最后,但其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不一定弱于儒、释。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由于我们不了解道教的组织、活动、思想、哲学、典籍等文化现象,因而不能很清晰地说出哪些来源于道教罢了。道教在漫长的历史中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典籍。我国2004年编辑出版的《中华道藏》共49册,收道教典籍凡1453种。从语言学角度看,这些道教文献都是值得重视的汉语史语料。道教文献是随着道教和道教思想文化的发展而不断丰富的。东汉道教始建时期,道教文献主要是注释阐发《老子》《庄子》著作。魏晋南北朝,尤其东晋郭璞以后,道教官方化,出现了一批原创性新作,形成了道教神仙思想体系,奠定了道教宗派文化的基石。“道教”是思想文化的分类,在当代学科体系中属于哲学。“道教文献”是文献学的分类,在当代属于“子藏”。要研究道教文献词汇,对于道教思想史、道教文献史、道教文献词汇研究史,是必需熟悉的。本专著绪论中通过“研究背景”“研究内容”“道教文献词汇研究述评”娓娓道来,有评有述,有褒有贬,得心应手,展示了对道教史、道教文献史、道教文献词汇研究史的了如指掌,展示对道教文献词汇研究方向的把握稳妥。

本专著属于对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词汇的共时研究。词汇共时研究的

任务是对共时词汇系统作出描写分析。那么,词汇的共时系统是什么?目前,现代汉语词汇研究、汉语词汇史研究看法很不统一,即便同是现代汉语词汇研究或同是汉语词汇史研究也不统一。因此,对共时词汇研究描写什么?描写到什么程度?也没有标准。这是汉语词汇共时研究中存在的两个大问题。本专著是采取二分法,从五个不同的切入点,即“古语词和新生词”“单音词和复音词”“口语词和书面语词”“方言词和通语词”“道教语词和普通词”,来组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文献词汇共时构成系统。换句话说,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词汇共时系统是什么?就是上面的内容。道教文献词汇共时系统研究,这是第一次尝试,具有开拓性。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宗教教派,其文献语言自然是汉语,但是,道教徒为了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创建自己的话语权,更为了宣教布道,形成了道教文献语言中自己的特色,如文风中的神秘色彩,描写中的仙境,词汇中意义的隐晦等。本专著中所举的“三魂”“七魄”“种民”“刀圭”“火枣”“交梨”等,文字浅显,语义奥秘。这些对于揭示道教文献词汇、语义的特色,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汉语词汇双音化急剧发展的时期,词是怎样由单音节变成双音节的?构造、机制是怎样的?本专著进行了全面探讨,这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双音节词造词、构词的理解,乃至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文风、语体的理解,都是必要的。文中对于复合词构词分“词根复合”“同义连文”“词语重叠”三项,对于附加词有“增加词缀”,对于修辞造词有“用典”“比喻”“借代”“委婉”“熟语”“其他”,另有“缩略”“词汇化”二项等,把魏晋南北朝复音节的构造原理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很朴实,很大气,毫无矫揉造作、故作高深之势。

本专著关于词义演变、常用词等章,也写得很平实。

还有一项内容引人注目,就是“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高频构词语素研究”。语素是汉语的根,是汉语语法的根,也是汉语词汇的根。语素研究是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的长项。我国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都以语素为研究对象,只不过当时叫“字”而不叫“语素”。现在叫语素,是词汇学、语法学研究的起点。常听人说,现在,汉语单音节词研究已经很充分了,需要下大气力研究的是双音节词。其实,这个说法是个误解。我们以《汉语大词典》为例,《汉语大词典》出版后,为之纠错正讹者纷纷,我们2005年粗略统计,单篇论文有1300余篇,专书4部,现在可能更多了,针对的大多是复音词。其实,《汉语大词典》中单音节词义项的建立、分合问题是最多的,一字多词的分合问题也是很多的,为什么?因为单音节词的义位、义位变体、内部形式义、义素、义素组合研究很粗,甚至没有研究,根据几个例句就简单归纳义项

了。尽管是词典的义项与词汇的义位要求不同,但毕竟义位是义项的基础。一个单音节词就是由一个语素担任的,所以,在汉语中,语素研究是极为重要的。本专著对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复音词的特点,选择“云”、“玄”两个语素,详细研究其独立的语素义、构词语素义、语素义间构词关系、语素义间语义关系、构词能力等,形成了这两个语素义的意义系统、构造的复音词系统。这种研究能引导词汇、词义研究走向深入,具有重要方法论价值。

共时词汇研究的重点在描写,即描写语言的最小音义结合单位,描写最小音义结合单位之间的关系,描写词,描写词与词之间的关系,描写义位,描写义位之间的语义关系和功能关系。在描写的基础上,一类一类的作出分析,归纳规律。本专著在每一章,甚至每一节都有规律性的总结、小结。如对“魏晋南北朝道教词汇的构成”一章最后总结道教词汇的特点说“风格典雅,语言华美,注重藻饰”“方俗词语逐渐增多”“词汇系统表现出极为复杂的共融状态”“出现大量中古新兴成份”“有一些罕见于同时代其他文献的个人言语创造”等,这些规律性的总结、小结,表现了作者通过研究对魏晋南北朝道教词汇深刻的把握,对以后的研究者、读者都是重要的知识奠定与积累,对于中古道经词汇,乃至中古汉语词汇,都具有重要的词汇史意义。

祖国本书还有一个大优点,在每一章节之前的引子中,对每一个问题、每个词的论述中,甚至在每一个总结、小结中,凡前人有成说者,都不厌其烦的加以引用,以示不掠人之美。这是写文章、做学问的一种美德,相比于那种明明是前人成说,却隐去原创者名姓,掐头去尾,改变说法,规避类同,声明己出,“提出了什么概念”“提出了什么理论”者,显得特别光彩炫目。

祖国的《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词汇研究》亮点多多,但是道教文献语言有1900年的历史,1400余种,整理、研究近十年来才开始,可以说刚起步,还有许多问题没弄清楚,祖国本专著只是做了奠基的工作,同样留有不少修正、补充的空间,道教文献词汇共时系统描写到底当怎么做?道教文献词汇研究缺少象儒家经典、佛典那样的一个长时间的疑难词研究阶段,个别词语的解释怎样才能获得共识?祖国尚富于年,相信,定会继续深入研究下去,不断有新成果面世。

祖国的专著就要出版了,嘱我写序,我们有师生之谊,专著写得好,我愿意向学界推荐,也愿意共勉,是为序。

杨端志

2018年5月21日  
于山东大学五宿舍

## 序 二

2003年9月,刘祖国君凭借优异成绩从山东免试推荐到华东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我们由此成为师生。2005年秋冬他报考了我的博士生,2006年6月在完成了对他的录取之后我调至北京,虽然没有继续担任他的指导教师,但我们的交流从未中断。如今看到《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词汇研究》这部书稿,感慨万千,回顾我所了解的刘祖国君,如下两点,不得不先说:

**读书刻苦,极富钻研精神。**记得那是硕士生一年级下学期,他向我提出想作《太平经》研究。我很意外,因为一年级各类学位课程很多,也没到选题的时候,这学生怎么现在就提出了具体研究课题呢,是不是偶尔看到什么论著心血来潮了?我曾翻检过王明的《太平经合校》和俞理明的《太平经正读》,也看过一些研究《太平经》的文章,于是即兴问了他几个简单问题。他的回答让我深感振奋,我的判断是,他确实已经下了不少功夫,提出论题完全是未雨绸缪。因此,立即布置他先完成一份作业,即全面搜集并深入阅读相关研究论著,撰写一篇《太平经》研究的综述文章,没想到也很快拿出来了。2004年10月,他带上《太平经研究述评》和我一起参加了第四届中古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借机拜访了俞理明先生。俞先生对他的文章给予充分肯定,还给了他不少指导意见。2005年出版的四川大学《汉语史研究集刊》第八辑发表了这篇文章,这使他深受鼓舞,也让我刮目相看。读硕期间,他还在《中国学术研究》2005年第3期发表了《太平经词语诠释》一文,在《宜春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上发表了《再谈〈广韵〉语词训诂所反映的宋代新语词》一文,硕士论文自然就是做《太平经》语言研究了。

**坚忍不拔,终成一家之言。**刘祖国君的《太平经》研究肇始自2004年上半年,自此而后,他坚忍不拔地走在道教文献语言研究的道路上,心无旁骛,埋头努力,已在词语考释、注释商榷、文本校订、道教文化、文献整理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并提出了“道经语言学”这一富有创见的概念,俨然已成一家之言。读者不妨看一看他的主要成果清单,因为这个清单完全能够印证我的上述评判:2006年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太平经〉复音词研究与〈汉语

大词典》,2009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太平经〉词汇研究》,2011年完成博士后出站报告《东晋南北朝古道经词汇研究》,2015年完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魏晋南北朝道经词汇研究”,2018年完成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词汇研究”;与此同时,发表了60多篇论文,其中各类核心期刊论文有30多篇,按照时间先后列举如下:《〈太平经〉研究述评》(2005),《从几个道教术语看〈太平经〉语言研究的价值》(2007),《〈太平经〉疑难语词例释》(2008),《〈太平经〉语词札记》(2009),《〈太平经〉注释指瑕》《〈太平经〉校注辨正》《〈太平经〉语词释读献疑》《〈太平经〉与汉代社会文化》《试论道经语言学》《道教典籍〈太平经〉语言的再解读》(2010),《〈太平经〉注释商兑一则》《〈周氏冥通记〉译注献疑》《〈太平经〉注释辨误》《〈周氏冥通记〉注释商兑》(2011),《〈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商补》《〈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注释拾补》《〈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补苴》《道教文献语言研究的困境与出路》(2012),《〈太平经〉校点辨正》《〈中华道藏〉校点商榷》(2013),《〈中华道藏〉校点疏误例释》《〈周氏冥通记〉注释献疑》《〈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补阙》(2014),《〈中华道藏〉订误》《〈真诰校注〉考疑》(2015),《中华书局〈无上秘要〉点校本评介》《〈中古上清经行为词新质研究〉评介》(2016),《新世纪以来道教文献词汇研究述评》《点校本〈无上秘要〉与道教文献整理》《〈道教灵验记〉校读札记》(2017)等。

现在来谈谈刘祖国君的这部著作(以下简称“刘著”),希望我的评介能够对读者有所助益。刘著的学术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试图勾勒出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词汇的基本面貌,初步构建中古道经词汇的框架体系,并借鉴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对发掘到的语言事实努力作出科学解释,还希望探寻道教文献的语言风格,发现中古时期道教文献词汇发展演变的特点与规律,从而促进中古道经语言的研究,为编写全面详尽的汉语词汇史提供有价值的参考。那么,刘著到底取得了哪些成绩?所用方法能否经得住检验?都具有什么样的特点?一句话,刘著的研究目标是否已经实现,实现到什么程度?兹试述如下:

**我认为刘著至少在三个方面取得了重要成绩。**第一,对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的词汇构成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描写。该著从古语词和新生词、单音词和复音词、口语词和书面语词、方言词和通语词、道教语词和普通语词等五个方面,初步概括了中古道经的词汇面貌,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词汇的特点。中古道经,丛脞繁多,内容驳杂,语言骈散并存,词汇雅俗兼具,有不少极具个性的特色成分。例如刘著对“飪”的讨论,能结合道教文化、联系古代字典辞书,详细分析其意义和使用情况,就是典型例证。

魏晋南北朝道经中有些内容非常接近日常生活,用词平实浅显,客观记录了当时的方俗语词,例如刘著对“一二(乙二)”“昔在”“的”等词的研究,为中古汉语词汇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新材料。第二,对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词汇的衍生方式作了细致研究。刘著将中古道书新词的衍生方式概括为词根复合、同义连文、词语重叠、增加词缀、修辞造词、缩略、词汇化等六种情况,论述精彩纷呈。例如“增加词缀”,刘著列举了“来”“头”“边”“面”“子”“复”“自”“当”八个词缀的构词情况,呈现出道教文献中附加式构词与中古汉语一致的特点;例如“修辞造词”,刘著分析了用典、比喻、借代、委婉等修辞手法在道经构词中的应用,对“千椿”“万椿”“亿椿”“积椿”“椿柯”五个词进行了详尽考察,洞见幽微,思致绵密。第三,通过对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词汇构成、词汇衍生、词义演变、常用词、高频语素、辞书编纂的研究,揭示了中古道经的汉语史研究价值。中古、近代汉语研究多年来的重点都放在口语性较强的文献上,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对道教文献长期未予重视则属不足,因为道教文献虽然口语性不太强,却也是汉语史语料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其不可忽视的研究价值,刘著通过深入挖掘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中的词汇史资料,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种证明对研究者正确认识、充分利用道经文献是有积极意义的。

我认为刘著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科学的。文献考订与语言研究并重、共时描写与历时解释并重、道教内容与语言研究并重等,是贯穿于刘著的基本研究方法,也是作者多年来从事道教文献语言研究一直坚持的基本方法,检视一下作者的论著篇名和刘著的目录,就能一目了然。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刘著特别重视如下几个重要方法,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第一,注重系统的综合研究。前辈语言学家都很重视这一条,王云路在《中古汉语词汇史》中也曾强调指出,要注意词汇系统,要对同类构型词语作整体考察,要对同步发展词语进行对照考察。作者深知词汇的发展演变不是孤立现象,词汇是成系统的,因而非常重视这一方法,并在考察词语时注意把同类的相关语词放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例如刘著在对“良可”“良为”“良亦”一组词词汇化的研究中,正因为采用了这样的研究方法,才发现“类推”(analogy)在词汇发展演变中的作用。第二,坚持采用比较的方法。比较是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语言研究也不例外,正如我在《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中所说过的那样,“语言研究主要是研究语言的差异(包括古今的差异、方域的差异等),以及这些差异中所隐含的规律,而差异的发现和区别都需要运用比较的方法”。刘著在研究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词汇时,特别注意多角度的比较,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词语与东汉道书《太平经》的比较、与宋代道典《云

笈七签》的比较,《真诰》与《周氏冥通记》的比较,道经词语与全民语言的比较等,书中随处可见,通过这种全方位的比较,发现的问题更真实,得出的结论更坚确,进行的论证更充分,因而也就更能令人信服。第三,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方法。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本身也是文化,所以语言与文化是相互依存而又能相互证明的。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词汇必然与道教文化密切相连,也自然会与同期历史密切相关,刘著在研究中十分重视这一问题并在方法上充分体现出来。例如汉代以降的文献中逐渐见到名人的小名,六朝时大量增多,刘著把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中反映“小名”的材料搜罗起来并作出解释,正是因为作者注意到了这一文化现象,从而提供了具有语言学与文化学双重价值的小名研究成果。例如道教对衣着服饰有严格要求,道门服饰与世俗服饰又有密切联系,刘著对“帔”“单衣”“金环”“条脱”“约臂”等系列服饰词汇进行了深入考察,很有见地。

我认为刘著在同类研究成果中具有独特贡献。作者长期沉潜在道教文献中,对道教语言特别是它的词汇,涵咏古今,深造自得,所以自然能够有不少创获。与同类论著相较,刘著的独特贡献至少也可以指出三点:第一,以断代为域选取典型文献,这是刘著的鲜明特点。道教文献语言文字研究,或涉文献较多却无断限,或涉文献有限但论题单纯。刘著立足于汉语史断代,选取中古道教的30部重要经典进行综合研究,同时还兼顾地域及道派的差别,这样选材深具史家眼光,自然更有利于准确考察中古时期道经词汇的整体面貌与微观差异。举刘著中一个微观研究的例子,就能看清这种史家眼光的意义。关于常用词“寡/少”,刘著发现6例“寡”中有3例出自《传授经戒仪注诀》,且有2例出现在前半部分,这与《传授经戒仪注诀》前半部分文言色彩浓郁、后半部分有一定口语性的特点形成印证,这个发现就把文言性成分和口语性成分有效地区别开来,因而就能为汉语史研究提供更为真实的材料。第二,以词汇史研究为旨归,这是刘著的另一个特点。道教文献的研究论著,大多侧重于疑难字词考释,这固然是因为道藏迄今没有精善之本而必须进行基础研究,但从汉语史的眼光来看,同时还应该进行词汇的系统性研究,把专书词汇、断代词汇的研究置于汉语词汇史的视域之中。作者开始进入这一研究领域就确立了这一观念,硕士论文小试牛刀,博士论文做的是《太平经》专书词汇研究,博士后阶段则将视野扩大至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词汇,刘著正是在十多年研究基础上所进行的道经断代词汇研究尝试。第三,理论与方法积极融会,这是刘著的又一个特点。刘著注意吸收最新的语言学理论,例如采用描写词汇学中关于复现率与分布面的理论与方法,最大限度地呈现词汇的真实面貌,高频构词语素一章调查“景云”一词的使用情

况时,是典型例证;刘著还注意多学科知识的综合利用,例如在分析道教特色词语“坛靖”时,就积极借鉴了王承文关于“静室”及其与斋戒制度的论述。如此之类,不一而足。

一部学术专著,一部专类文献断代词汇研究的专著,而且这个专类文献还是道教文献(其本身问题就很复杂,诸如产生时代不明、来龙去脉不清、前后累增成书、没有精善传本等等问题都很突出),这部专著又是出自一位年轻学者之手(尽管刘祖国君已经在这一领域钻研了十四五年的),存在一些问题,自然难免。

就刘著个别研究结论来看,论证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比如常用词研究一章,刘著发现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中的常用词呈现出与世俗口语文献不同的风貌,他的某些调查结果与学界既有观点不完全吻合,那么是否需要进一步扩大调查范围,搜集更为丰富的资料,以使自己的结论更加坚实或者有所修正?就有关专题的研究来说,探讨还可以进一步深入。比如高频构词语素一章,除了语素的构词能力、语素意义、语素位置分布、结构类型四个方面的分析之外,是不是还可以对语素构词特点、规律及制约因素进行更为细致的考察?个别新词、词义的考释,也有进一步斟酌的必要,试举一例如下:

第二章新生词的第一个例子是“墅”,刘著的基本材料和观点如下:《真诰》卷十九有一个用例,谓“何(道静)后多换取真书,出还剡东墅青坛山住,乃记说真经之事,可有两三纸”。作者认为释为田庐、村舍的“墅”是中古产生的新词,最早见到的用例是三国曹魏时期曹植《梁甫行》中“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墅”这一句,在魏晋南北朝道经中也不是很常见。

魏晋南北朝之后的使用情况暂且不说,这个词是不是产生在曹魏时期,也就是说,是不是中古新词,值得怀疑。《说文》中没有“墅”字。《里部》“野”字释云:“郊外也。从里、予声。墅,古文野。从里省、从林。”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从林、从土,予声,字亦作墅、作墅。”朱氏的看法是有道理的。“野”有两音两义,且形音义关系密切。《集韵·马韵》:“野、墅、墅、墅,以者切。《说文》:‘郊外也。’或从土。古作墅、墅。”《广韵·语韵》:“野,田野。承与切,又与者切。墅,田庐。”《集韵·语韵》:“墅、野,上与切。曰庐也。或省。”《正字通》和《篇海类编》对此都有解释。《正字通·土部》:“后人家庐外立别墅,因借郊野之野加土,转声,故《集韵》云‘墅或作野’。盖墅借古野字,非野为古墅字也。”《篇海类编·地理类·里部》:“野,古墅字。以其借为郊野,字复加土字。”清代学者王筠讲得最为透彻。王氏《说文解字句读补正·里部》云:“‘野’字当有‘田庐’一义,乃与从‘里’关合。《广韵·八语》‘野,田野’、‘墅,田庐’,二字并承与切。毛晃韵增‘野,古墅字’。《诗·叔于田》‘野

马武’为韵，《小明》‘土野暑苦雨罍’为韵。然则野者，墅之古字也；墅者，野之古音也。”

“墅”字在传世文献中出现得比较晚，不知秦汉出土文献中有没有用例，我没仔细查考。“野”（埜、埜）字在甲金文里就已经见到了，甲金文字形与“野”字形成的异文用例也不少，如就《尔雅·释地》“牧外谓之野”一句，陆德明《释文》云：“野，本或作埜，古字。”最重要的是，传世文献中确实有“野”借作“墅”的使用例证，而且肯定早于曹魏时期。《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近市无贾，在田无野，行无据依，苟若此，则夫杖可因笃焉。”王聘珍解诂：“卢注云：‘无野，无田庐也。’聘珍谓：野，读曰墅。《玉篇》《广韵》并云‘墅，田庐也’。”可见，“墅”这个字虽然晚出，但这个词却在之前就产生了，只不过最初是用“野（埜、埜）”这个字来记录的。

汉语史研究既要重视传世文献，也要重视出土文献，这已成为学界共识；传世文献中经史子集不仅量大，而且故训资料最多，是汉语史研究中使用得最普遍最广泛的材料。如今，传世与出土的佛教文献所受到的重视和产生的成果可谓前所未有，相较而言，道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特别是运用道教文献从事汉语史研究，就显得格外寂寥。刘祖国君一开始就将道教文献置于汉语史视域加以研究，这是很有远见的。道教文献研究的难度很大，以之为材料研究汉语史，不仅要熟悉宗教史、要掌握道教专业知识，而且要面对不很理想的传本。明代编纂的《正统道藏》在保存道教文献上意义重大，但无论是编排还是文字都存在很多问题；本世纪初上百位专家整理编纂的《中华道藏》，质量有了很大提高，但句读、校勘方面错讹仍然不少。因此，运用文献学方法对道教文献进行最基础的校订整理，就成为汉语史研究的前提。可见，这条有意义的研究道路并不那么容易走，更不容易走好。正如本文开头所介绍的那样，刘祖国君在这条研究道路上坚韧跋涉，一往无前，已经取得很多成果，这部著作更是证明。

清儒有言：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愿以此与刘祖国君共勉。刘祖国君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勤于读书、敏于思考，我坚信，其学必将日新又新矣！是为序。

华学诚

2018年4月9日  
于京华成府路之潜斋

# 凡 例

1. 本书采用的明正统《道藏》版本是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
2. 一个词语如果有其他异体书写形式，则用( )标出。
3. 误字用[ ]标出，正字用( )标出；衍字亦用( )标出；脱文，据文意补，以[ ]标出；正统《道藏》本《真诰》围以圆圈的阴刻字句，本书中用带圈字符表示。
4. 《道藏》中的一些经典，如《真诰》《周氏冥通记》等，带有小字注释，本书中采用小五字体加以区别。
5. 本书除少数几个为了不影响行文意义而必须保留的繁体字外，其余皆采用通行的简体字。
6. 本书采用意义分类，词目以意义为单位分列，若一个词语形式有多个意义，就分别标注1、2、3，加以区别。
7. 书中引用《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时，简称《大词典》《大字典》。
8. 为求行文简洁，书中称引前修时贤之说，皆直书其名，不赘先生字样，敬请谅解。

# 目 录

序 一	杨端志	(1)
序 二	华学诚	(1)
凡 例		(1)
绪 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1)
第二节 道教文献词汇研究述评		(4)
第三节 研究内容		(23)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		(27)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的词汇构成		(31)
第一节 古语词和新生词		(31)
第二节 单音词和复音词		(46)
第三节 口语词和书面语词		(62)
第四节 方言词和通语词		(86)
第五节 道教语词和普通语词		(101)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词汇的衍生		(128)
第一节 词根复合		(129)
第二节 同义连文		(145)
第三节 词语重叠		(160)
第四节 增加词缀		(166)
第五节 修辞造词		(179)
第六节 缩略		(194)
第七节 词汇化		(197)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词义的演变		(209)
第一节 义位的保留		(210)

第二节	义位的增加 .....	(221)
第三节	义位的减少 .....	(237)
第四节	义位的转移 .....	(243)
第五节	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单音词意义系统例释 .....	(255)
<b>第四章</b>	<b>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常用词研究 .....</b>	<b>(262)</b>
第一节	寻/觅 .....	(263)
第二节	寡/少 .....	(269)
第三节	寝/寐/卧/眠/睡 .....	(271)
第四节	寒/冷 .....	(279)
第五节	呼/唤/叫 .....	(280)
第六节	覆/盖 .....	(282)
第七节	翼/翅 .....	(284)
第八节	囊/袋 .....	(286)
<b>第五章</b>	<b>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高频构词语素研究 .....</b>	<b>(289)</b>
第一节	“玄” .....	(290)
第二节	“云” .....	(296)
<b>第六章</b>	<b>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词汇研究与词典编纂 .....</b>	<b>(317)</b>
第一节	提早用例书证 .....	(318)
第二节	补充失收词条或义项 .....	(324)
第三节	纠正释义错讹 .....	(328)
第四节	补充文献用例 .....	(330)
<b>结 语</b>	.....	(334)
<b>参考文献</b>	.....	(338)
<b>主要引用书目</b>	.....	(347)
<b>词条索引</b>	.....	(352)
<b>后 记</b>	.....	(358)

# 绪 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中古汉语主要指东汉至隋时期的文献语言,以其口语化的特色在汉语史研究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中古汉语这门学科在科学意义上的起步比较晚,是上个世纪后半叶才兴起的研究领域,突飞猛进则是近二十年的事情。同以往的零星研究相比,无论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都不断拓展提高,出现了不少可喜的成果,仅专著就有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语文出版社 1988 年版),方一新、王云路《中古汉语语词例释》(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朱庆之《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2 年版),董志翘、蔡镜浩《中古虚词语法例释》(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4 年版),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周俊勋《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纲要》(巴蜀书社 2009 年版),王云路《中古汉语词汇史》(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方一新《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等,都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

从事中古汉语词汇研究,材料的掌握是十分关键的一环,语料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当前的中古汉语学界关注较多的主要是以下几方面的语料,即:汉译佛典、小说、史书、诗歌、注释语料、农书、医书、杂帖书信。对比一下,不难发现,学界对于数量巨大的道教典籍关注还不多。其实对于这个问题,一些富有远见的学者早就指出了,可惜应者寥寥。例如,成书于东汉晚期的第一部道经《太平经》,近年逐渐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其实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王云路就指出了该书的语料价值,并呼吁加强对该书的研究。<sup>①</sup> 向熹也认为应加强道经语言的研究,“道教典籍也很丰富,收集在道家典籍汇编

---

<sup>①</sup> 参见王云路:《〈太平经〉语词诠释》(《语言研究》1995 年第 1 期)、王云路:《〈太平经〉释词》(《古汉语研究》1995 年第 1 期)。

《道藏》里。其中如东汉的《太平经》、晋葛洪的《抱朴子》，南朝梁陶弘景的《真诰》等，也都是研究汉语史有必要参考的作品”<sup>①</sup>。近年出版的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通论性著作如《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纲要》罗列了道藏中的华侨等《上清经》、葛巢甫《灵宝经》、正一派所传《正一法文》等多种道经语料。<sup>②</sup>方一新《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中也说道：“在研究汉魏六朝文献语言的时候，也应该注意利用道教典籍。包括成书于汉末的《太平经》、晋代的《抱朴子》、梁代的《真诰》以及后代的《云笈七签》等，以往对此不够重视。自两汉魏晋以来，汉语词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道藏中也有充分的体现。”<sup>③</sup>

道经语料数量庞大，亟待开发。道教文献语言研究的语料主要是《道藏》。明正统十年(1445)，道经全部刊刻完毕，命名为《正统道藏》，共5300余卷。正统十年编纂的《道藏》有些文献未能收入，于是，明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命人刊刻《续道藏》，共32函，180卷，后代称为《万历续道藏》。1988年，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三家联手，以涵芬楼本为底本，又借用上海图书馆所藏上海白云观旧本加以对照补缺，影印出版了36册的《道藏》，共512函，5485卷，该本实际包括了《万历续道藏》，大大方便了读者。清代至民国期间，又编纂了《道藏辑要》，共辑录道书297种，其中新增《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所无的93种。影印出版了《道藏》之后，1994年大陆学界还整理出版了《藏外道书》，共收录近千种《正统道藏》《万历续道藏》所未收的道书。另外，还有敦煌藏经洞出土的500多件道书。这些都是我们研究所要关注的对象。

当前学界对道教典籍语言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较之于佛经语言研究来说相当滞后，这是有着多重原因的。葛兆光是国内较早涉及道教文献研究的学者，他曾把道教不受重视的原因归结为三点：“第一，从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化阶层就越来越看不起道教，觉得佛教理论高深、生活高雅，而道教则属于迷信，比较粗浅。文化阶层对道教的轻视态度影响了研究者对古代社会生活中道教的地位的判断，误认为古代也和现代一样，道教影响很小。第二，道教经典的时代、内容、语言十分复杂，时代不清，作者不明、隐语很多；道教的理论常常隐藏在它的法术、神谱、仪式背后，很难清理它的思想系统。第三，还有一个很直接的原因，那就是道教辞典的编纂还不够细致，至今中国还没有一部非常广博、非常细致、非常准确的大辞典，可是道教偏偏词汇又非常隐晦、深奥，隐语极多，这使得很多研究者很难深入这一

① 向熹：《简明汉语史》(上)，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2页。

② 参见周俊勋：《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纲要》，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22—23页。

③ 方一新：《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20页。